

監獄長

高墙内外的真实记录

桥横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福 独 长

桥
横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监狱长 / 桥横著. —3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87-5293-9

I. ①监… II. ①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681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瑀婷

装帧设计 黄龙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监狱长

桥横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700千字 印张 / 38

版次 / 2017年2月第3版 印次 /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5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监狱，没有了警察，当然也没有了犯罪，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类是否又回到了原始的社会状况，所有的生活都是绿色的，一切活动都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而这样的生活又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呢？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只要正义与邪恶的搏击没有终止，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永远需要一批献身者。

——题记

目 录

引 子 拂晓枪声 / 001

拂晓，沅山监狱警报猛然低沉地响起，伴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有人大叫：“白鹏飞越狱跑了。”沉重的狱门隆隆开启，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呼啸着奔驰而出。

第 一 章 冤家路窄 / 012

监狱以它有形的尊严向人们昭示了监狱的内涵——对自由的禁锢。不管你过去的地位多么显赫，曾经多么富有，这一切在法律面前都无情地成为了过去，成为了历史。

第 二 章 神秘字条 / 032

施孜目测着岗楼与逃跑地点间的距离，完全是在哨兵的视线之内。他突然觉着有个什么东西砸在他的头部，他弯腰捡起一看是个小纸团，随手揣进兜里。他环视一周想知道纸团是从哪里扔过来的，可四周除了高墙电网外，连个人影都没有。

第 三 章 狱夜怪影 / 054

那年，监狱里先后发生了几起杀人案件，大家都吓坏了，半夜起来撒尿都不敢。监狱费了好大的力气把案子破了，原来是一个犯人在夜游时杀人。

第 四 章 瞒天过海 / 083

现场为什么会出现两把同一牌子的铁锁呢？稍有点侦查常识的

人都懂得，这是有人使用了调包计，用钥匙开完东狱墙铁门的锁头后，将事先已经砸碎的另一把同一牌子的铁锁扔在了现场，慌乱中将原来门上的锁头也遗失在了现场。

第五章 石榴裙下 / 103

像我这样的女人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但我也是为了生存，为了赚钱。你们高官玩弄女人，出卖的是什么，出卖的是自己的灵魂，是国家的利益，是老百姓的血汗。

第六章 买凶伤人 / 125

龙啸天在车里眯着眼睛听着音乐，隐约听到好像蒙丽莎在喊他，他迟疑地打开了车门。看见了两个男人骑在蒙丽莎的身上，蒙丽莎尖叫着，龙啸天猛地跑了过去：“不许打人！”

第七章 峰回路转 / 149

荀河耿耿小安子咬紧了牙关，他原本想说，我决不和别人把菜窖的事情说出去。但一见小安子那个凶样，太欺负人了。荀河狠下心来，我就不表态，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第八章 冰山一角 / 168

一封厚厚的举报信揭露了龙啸天、焦成金等人五年卖刑赚钱的种种罪行，他们共实得卖刑款一百余万元。这笔钱成为他们肆意使用的小金库。举报人署名：余声。显然这是狱声的谐音。从举报的内容来看，举报人充分了解沅山监狱的内情，笔锋犀利，不平之情溢于信的字里行间。信中特别点到白鹏飞就是用钱买通监狱后逃掉的。

第九章 狱内秘道 / 188

荀河留下的材料施弢看得触目惊心，监狱里的黑幕尽现眼前。在荀河的材料中反映出这样一个情况，说白鹏飞挖过一条地道，后来又填上了。地道的地点就在菜窖附近。

第十章 血债血偿 / 213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我让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被你糟蹋的那个女人是我的亲姐姐。我姐姐至死眼睛都没有闭上，我今天就是替她报仇了，我要把你祸害人的家什割下来喂狗。”

第十一章 卧底出手 / 235

黄青打量着秦雨农更衣箱的四周，有一块板有个缝隙，他轻轻一按，板开了，里面是一个小夹层，放着一部小巧玲珑的手机。

第十二章 忘年恋情 / 254

施弢整整大欧阳惠雪二十岁。欧阳惠雪从接触施弢的第一天起就从心里喜欢这条硬汉，两人的关系能发展得这么快，应该与欧阳惠雪对施弢火辣辣的表白有关系。

第十三章 粉墨登场 / 276

白鹏飞的穿着体面潇洒，身着一套法国西服，唇上留着一撮黑黑的短胡须，戴着一副墨镜，无名指上戴着一只新颖、别致的绿宝石戒指，看起来价格不菲。俨然是一个从国外归来的富商。

第十四章 刀下留人 / 289

时间到了，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行刑法警的枪支子弹已经上膛，枪就要响了。突然，孙德华高喊起来：“我冤枉，我冤枉啊……我要见施监狱长，我有话要单独和他说，有重大案件向他举报。”

第十五章 凶徒落网 / 316

天都要亮了，对强子的审讯在看守所的提审室继续进行着。强子就是不承认他是去杀人，他一再说自己不认识荀河，他去房间是为了盗窃，带的折刀是为了防身。

第十六章 杀人灭口 / 333

尚杰忠仰面躺在门前几步远的草坪上。他被一枪击中了头部，一枪击中了下颚，两枪全是致命伤。

第十七章 清监暗捕 / 355

凌晨，参加清监的防暴队员悄然进入了狱内。大家都脚步轻轻，沿着巡廊逐个监舍巡查。有的直接进入了预定要检查的监舍。整个清监活动井然有序地进行。

第十八章 狱内相残 / 367

焦成金带领防暴大队人员赶到了现场。严管队现场一片狼藉。

朱天游等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呻吟着。

第十九章 红颜梦断 / 393

她竟然怀孕了，要给我生孩子，你说这不是坑我吗？我这个身份地位，她这不是故意让我身败名裂吗？魏裕民绝不能允许事态发展下去，要快刀斩乱麻，立即了断这件事情。

第二十章 虎穴会面 / 417

邓文龙坐在床上把皮衣摊开慢慢地将着。他在衣服的胸脯处摸到了一个硬东西，仔细一摸是一把枪，弹夹压满了子弹。

第二十一章 警匪畸恋 / 436

白鹏飞真有手段，使王文娟这么漂亮的女警官投入了他的怀抱。这是一种畸形的关系，一种扭曲的关系。

第二十二章 终吐真言 / 455

“施监狱长，我有话要单独和你说……”郑五常示意人们出去。施弢朝大家摆摆手，人都出去了。郑五常要从胸部掏什么，“你别动，我来，我来。”施弢从他的衬衣兜里掏出了一封信。郑五常用手指着信说：“我要说……都在这……这封信我早就应该给你，我犹豫了挺长时间……都是要死的人了……我也没有顾忌的了……”他嘴角蠕动着不知还说着什么话。

第二十三章 马仔之死 / 461

半夜，突然有人叫起来：“小安子上吊了！”监区的人拥向厕所。小安子直挺挺地吊在棚角的暖气管子上，已经死了挺长时间了。

第二十四章 藏枪龙潭 / 479

“沅江的上游大峡谷处，方圆十里八村没有人家，有一个山洞，洞里住着两条大蟒蛇，能有一百多岁了。我们就把枪藏到那个洞里，有两条蛇看着，再安全不过了。”

第二十五章 蛇窝遇险 / 499

忽然，草丛啞啞地响了起来，十几条蛇窜了过来。北方山里的人都知道，这种蛇叫作野鸡脖子，它的头像野鸡脖子一样美丽，尤

其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耀眼。它在草尖上行动迅速，人们都称它草上飞。

第二十六章 拨云见日 / 518

老人临终前终于向施弢道出了心中的秘密，老人说得是那样清晰。施弢的脑海中映现出沅山脚下一幢不显眼的农家小房……

第二十七章 束手就擒 / 537

白鹏飞举着双手穿着一件军大衣从地洞里出来了，他被熏得满脸鼻涕、泪水，沮丧地说：“我服了，陈处长，你们好厉害呀，来得这么快，我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了！”

第二十八章 狂徒末日 / 559

施弢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头部，受伤了。陈剑虹一看施弢受伤急了眼，大叫一声：“邓文龙，我和你们拼了！”他探出身子，端着枪朝山上扫过去一排子弹，对方又有人大叫一声中弹，伏击的人又扔了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扔过了头掉进山涧爆炸了。

第二十九章 苍天有眼 / 582

匿名电话让陈剑虹对自己的判断动摇了，他是多么希望施弢真的没有死啊！

第三十章 英魂永在 / 595

三版后记 / 597

引子 拂晓枪声

拂晓，沅山监狱警报猛然低沉地响起，伴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有人大叫：“白鹏飞越狱跑了。”沉重的狱门隆隆开启，一辆辆警车闪着警灯呼啸着奔驰而出。

1.

沅江市——北方黑土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初春的沅江是那样的透明闪亮，从高空俯视沅江就像一条飘舞的银带缠住了沅江市的腰眼。滔滔的沅江水从高山峡谷中呼啸而出，当它流到沅山时霎时变得平静了，沅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锁链锁住了沅江这条翻腾狂舞的银龙，江水围着沅山走了一个S形的弯，缓缓地从坐落在沅山南麓的监狱门前流过。沅江水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沅山监狱百年的历史，见证着沅江市的今昔。

拂晓，沅山监狱警报猛然低沉地响起，伴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有人大叫：“白鹏飞越狱跑了。”沉重的狱门隆隆开启，一辆辆警车闪着警灯呼啸着奔驰而出。

白鹏飞，男，四十五岁，绰号草上飞，一身好武功，精通散打，他曾担任过沅江市武术协会的副主席，是沅江市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自任沅江市东川消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广交朋友，打打杀杀，几年的工夫公司资产竟然膨胀到亿元。他曾在沅江市制造和参与了多起大要案，公安局对他是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他自己叫嚣说：我就是中国的黑手党，没有一百多次你们谁也处理不了我。他因抢劫、伤害、流氓罪被数罪并罚，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已投入沅山监狱服刑三年，越狱脱逃前有人揭发他涉嫌南山街银行特大抢劫、杀人案。他因在监狱内组织斗殴被关进禁闭室，三天后越狱逃跑。

清晨，大雪飘舞。沅江市的车站、码头和各个交通要道、公路收费站和去往机

场的路途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警和监狱警察，他们在检查着来往的车辆，盘查着可疑的过往行人。同时，一些警察在散发着通缉令。街头上不时地有警车鸣着警笛驶过，马路上的车辆早早地就停下来躲在一旁。司机都看出了火候，这是动真格的了，市民已经有年头没有看见这样的场面了。

社会上议论纷纷，“沅山监狱跑人了！”“监狱跑的是一个重刑罪犯，这小子抓回去就得枪毙，他没有退路了，见谁杀谁，他要干案件就得干大的。”“昨天夜里有一个女出租车司机被人强奸后杀死了，这大冷天给扒个溜光，扔到江边了，好惨啊！现在凶犯还没有抓到，下一个目标不知道要杀谁呢！”“就那个姓白的跑了，这个人可厉害了，武术比赛还获得过冠军呢，十个八个人和他交手都到不了跟前，在沅江市几乎没有人能干过他。那人是没个抓着。”“还堵个啥劲，人早就跑出沅江市了，傻子才不跑呢，备不住打飞机跑了呢！”

白鹏飞的脱逃给市民们带来了一阵恐慌……

中央高层领导迅即做出了重要批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逃犯追捕归案，必须对相关人严肃追究责任。

市委和省监狱管理局联合工作组进驻沅山监狱，沅山监狱班子进行改组。追捕逃犯白鹏飞的斗争全面展开……

2.

春天来了，天老爷不知生了什么气，这些天里雪没完没了地下个不停，全城笼罩在一片雪雾之中。

市民几乎都在议论着：“这天是咋的了，冬天没见下几场雪，现在却把雪都倒腾到春天来了。”这时候的积雪成了城市里的多余物，人们担心今年的雨水要大，会不会涝啊！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沅江市是一块儿风水宝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旱和大涝的灾难。

天空中飘舞着一片片雪花，沅江堤岸旁边粗壮的柳树枝条上挂着厚厚的一层冰，形成了一串串的冰条。马路上的冰雪积有半尺多厚，落地的雪都化了，一层层融化的雪冻了一宿成了冰，路面变成了冰镜。

早晨正是上班的高峰，沅江市的交通要道江滨路，车流涌动，车灯闪亮，喇叭声此起彼伏。车辆相拥抢道，互不相让。路上不时地有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摔倒，他们爬起来后拍打着身上的雪咒骂着：这折磨人的鬼天气！值勤的交警站在路中心也束手无策，喊着也没有谁听，他们也只能任凭着车龙缓缓地蠕动。

沅山监狱监狱长施弢坐在奥迪车的后座位上一个劲儿叮嘱着司机邵俨：“不要着急，你没看市长的车都在前面堵着呢，我们也别抢了，别刮着车。今天上班怎么也迟到了，谁也不怨，是天老爷不给面子。”

“监狱长，车箍堆了，要是不抢，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走出这封锁线。干脆，我开警笛吧。”邵俨嘟囔着。监狱长的座车是公安专段号，属于警车，车顶上粘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磁浮警灯。

“开警笛也没有用，这种状况交警也无能为力。慢慢地开吧，安全第一，千万别和老百姓发生纠纷。”施弢劝着邵俨，多年来的政法工作，铸就了施弢这种不温不火的性格，方正脸庞上的两道浓眉微微闪动，显示出他对一切事情都充满着公正和自信。

江滨路是施弢去监狱上班的必经之路。施弢在劝着司机，其实他心里早已急冒了火。今天一上班要主持召开追捕工作专门汇报会议，大家都在等着他呢。车子时走时停，慢腾腾地总算走出了这条市内风景最优美、交通最拥挤的江滨路。

施弢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任职上调到沅山监狱工作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市府机关内议论纷纷，有的人说他受贬了，一个五百万人口大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怎么能这样安排，那监狱长是个什么官呀！也有的人说他被重用了，监狱里的人员复杂，又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他这样的硬汉子去挑摊才能整得了。还有的人给他预测，说他肯定留在监狱退休了，监狱是个憋死牛的地方，谁到监狱当官都别想顺利地走出来。多年来，很少有人能在监狱长的位置上得到提拔重用的，能保证监狱长的位置做到善始善终就不错了。

市委领导在找施弢谈话时，说得很简单，施弢你去吧，选来选去，我们反复考虑了，那大监狱就得你去，委屈你了。多则三年，少则二年，不让你干长。市委知道监狱对你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反正监狱是交给你了。市委常委会议和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会议已经讨论决定了，施弢还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有两个字，服从。

施弢坐在车里不停地思考着，中央高层领导关于“两个必须”的重要批示像两把刀子悬在他的头上！市委、省监狱管理局施加的压力把他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他知道自己来到了这个监狱就坐到了火山口上。白鹏飞这个逃犯能跑到哪里去了，莫非白鹏飞的逃跑和自己的到来有关系，肯定是内部有人给白鹏飞透风，他听到了什么对自己不利的消息，突然间决定逃跑的。

施弢知道像白鹏飞这样的一名重刑案犯跑了，对社会该有多大的压力。他到

监狱后，深深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特别是监狱内部的压力，他从民警的眼光中看到了对他的疑惑，有的明显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感。他是孤身进入监狱的，原监狱长郑五常和他交接完握手告别时话里有话地说，我把这个监狱正式移交给你了，监狱长这个官不好当啊，你可要挺住呀。然后，上车走了。沅山监狱的情况郑五常也没有和他介绍，他说自己是一个退休的人了，还讨什么嫌，说那些干什么呢！

沅江市委对沅山监狱领导班子的调整实际上早就有打算，市委书记办公会曾先后酝酿了几次，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市委迟迟没有下决心。在白鹏飞逃跑的前一周，市委书记办公会还议过一次，但在人选上仍然有分歧。白鹏飞逃跑后第三天，市委临时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后，正式征求了省监狱管理局的意见，省局对市委选送的干部非常满意。施弢，年龄四十五周岁，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刑警出身，曾在刑警学院进修三年，公安部一级英模，响当当的打黑专家，多年来始终拼杀在公安战斗一线。

施弢到沅山监狱以后，才知道自己过去对监狱的了解是“九牛一毛”，他深深体会到了隔行如隔山这句话的含义。虽说监狱过去曾属于公安系统，老班底都是公安机关的人员，但现在监狱机关和公安机关是两个行道呀！施弢这些年来对工作调动也习惯了，对改任监狱长到底是重用还是受贬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也不想去论证。但不管怎样调动，监狱机关也是属于政法系统，正局级单位，只要是不脱警服、继续从事政法工作，他在心理上是能够接受的。

沅山监狱的禁闭室安全设施在全省是一流的，红外线报警设施全天候开放，电视监控、电子门禁都没有挡住白鹏飞。对于白鹏飞的逃跑，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白鹏飞能打开任何铐子、镣子；有人说他轻功相当厉害，五米多高的监狱大墙他能腾身一跃而过；有人说他有特异功能，高压电网电不死他，还有人说……总之说法是太多了。

平常从沅江市中心到沅山监狱也就二十多分钟的路程，今天早晨却走了整整一个小时。一路上，施弢始终陷在深深的思考之中。

3.

沉重的银灰色监狱电动大门，被冻了一宿不情愿地缓缓向左右两边启动，发出坦克车般的低沉轰鸣声。

监狱门楼格调简洁，造型犹如两把交叉的利剑，在晨雪中显得尤为雄伟壮

观，再加之门前摆放的一对用沅江市深山里特产的优质灰白色花岗岩雕琢的雄狮，更加体现出了监狱的尊严，令人望而生畏，无论是谁步入这道狱门都有一种胆怯的心理。是的，没有啥事，谁愿意走进监狱呢？实际上正如有些人说的那样，火化场建得再漂亮，瞅着永远是难受的。监狱建得再舒服，谁愿意来呢！

监狱到了。“吱——”车在雪地上溜出一道痕迹。门岗的武警战士挎着冲锋枪向施弢敬礼致意，施弢举手还礼。一条十米宽的混凝土马路径达狱内。据史书记载，当年乾隆皇帝就是从这条路上的沅山，望祭长白山神。这条道路修完后，监狱起名为望神大道。马路两旁栽种的柏树、松树郁郁葱葱，一群聒噪的灰喜鹊在丛林里飞来飞去，成为监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应该是前任监狱长郑五常的功劳，当时别人都让他栽一些观赏类的树种，他说那东西中看不中用，我得给后代子孙留点东西。有的人说活人没有栽松树和柏树的，不吉利。可郑五常说活人不能栽松柏，那么多的松树柏树都是死人栽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就是不听邪，硬是组织监狱的服刑人员栽了这一大片林子。十年松柏树已经长成林了，这道两旁的树少说也能值百八十万元。

监狱大门对面，镶嵌着白色大理石板的影壁上挂满了白雪，壁上用金色字体镌刻着毛泽东的名言：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字体是用毛泽东的字拼起来的，从整体上看形成一部完整的书法作品，飘逸潇洒，显现出一代伟人的风范。现在有人对毛泽东的这段话有了异议，说是老人家混淆了监狱的性质。那毛主席是何等人物，岂能不知道监狱的专政性质这样起码的常识？只不过当时老人家是站在一定的角度讲这番话的，他的真实用意是强调社会主义监狱的改造宗旨，这样深刻的话语只能是出自他老人家之口。监狱里也有人提出要把毛泽东的这段话撤下来，施弢没有同意，他说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成为政治家炒作的游戏。施弢来了以后，组织人员把这块影壁又修缮一新。

汽车缓缓右转，进入了监狱的行政区，宽阔的监狱文化广场被皑皑白雪覆盖着。值勤的早班民警正组织服刑人员扫雪，路面已清理得干干净净，路旁还堆着几个雪人。蓝色条纹的囚服十分显眼，不时有服刑人员用雪球打闹，民警大声呵斥着：“不许打闹，抓紧干活。”“是，我们知道了。”服刑人员应声答道。

施弢乘坐的车缓缓驶过来时，服刑人员纷纷背向而立。风雪中，只见一名长得眉清目秀，穿着一件单衣，袒胸露臂，几乎光着膀子的服刑人员挥锹铲雪，别人穿着衣服都冻得咝哈咝哈的，可他的身上却还冒着热气。

“邵俨，这个人是谁？我来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见过他？”施弢到沅山监狱以后，也是第一次在狱内见到这么多的服刑人员，他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着。

“大家都叫他火娃，他的真名叫易新洲。他几乎长年不穿衣服，还热得慌，据说他要穿衣服就得热死。他在监狱的表现非常好，有一次监狱的工厂着火，他冲进火场救出了两个人，救火立了大功，被减刑了两年。”

“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我倒真的听说过，外国有一个人自己身上突然着火把自己烧死了。这个火娃他要是生在南方可怎么办呢？他在哪个监区，是什么岗位？”施弢听过邵俨的介绍，对火娃产生了兴趣。这监狱真是个小社会，无奇不有，“你把车开慢一点，我和他说几句话。”

“火娃在会见室厨房做饭，人挺本分的，始终表现不错，是监狱里多年的劳动改造积极分子。”邵俨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把车速放慢到最低限度，慢慢滑行着。

“他是犯什么罪进来的，家是哪里的？”施弢问着细情。

“放火。他们家离我们监狱不远，据说是他的姐姐被人强奸了，他去镇里的派出所报案，值班的警察没有搭理他，他和警察吵了起来，一怒之下，他放火把派出所给点了，没烧着什么，就是烧了派出所门口的一个破纸堆，火刚着起来就被扑灭了。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但放火烧派出所性质是太严重了，罪是逃不了的。结果是强奸她姐姐的罪犯没有抓到，他反倒被判了十年徒刑。他的刑期已经过半了，他家的人通过熟人找我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假释。”

“真是个火娃呀，火气竟然这样大。”施弢感叹道。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为出一口气，而带来终身的痛苦，这就是我们国人的悲哀。他转问道：“邵俨，你对他的情况知道得不少呀！”

“我一个开车的能知道啥，我也是听监狱的民警说的。”邵俨笑笑不吱声了。实际上他是火娃的亲属，他没有把话往下唠。

车缓缓停下了。“火娃，你冷不冷啊？”施弢把车窗玻璃落下来，把头探到车窗外和火娃打着招呼，同时上下打量着他。圆圆的脑袋，脸庞长得像“小兵张嘎”，身体确实很结实，两条胳膊就像木头杠子，现在是市场经济，这壮小伙子要是在监狱外是个多好的劳动力啊，干啥都能吃碗饭。

“监狱长你怎么知道我叫火娃？我的真名叫易新洲。”火娃傻笑着立正回答，“报告监狱长，我不冷，习惯了。”

施弢面带关切地微笑道：“小伙子，快穿上衣服吧，别冻感冒了。”

“谢谢监狱长，我没事的。谢谢监狱长了，谢谢政府！”火娃给施弢鞠躬致

谢，头和腿几乎贴到了一起，问候道：“监狱长吉祥！”

施弢一听火娃这样的问候语，问道：“你是满族？”

“对，我是正宗的满族，镶黄旗，我们家从来不吃狗肉。”满族以不吃狗肉有别于汉族的饮食习惯。

施弢从火娃的问候语中听出他是满族，随即说了一句：“我也是满族，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你好好改造吧，一个人一生不怕走错路，怕的是错了还不知道悔改。你还年轻，还是大有前途的。”

“监狱长，我们都知道白鹏飞不跑你不可能到这个监狱来工作，其实监狱长，抓他只要把——”火娃有话要说。“火娃你胡咧什么，赶紧干活去。”民警发火了，火娃的话被打断了。民警和施弢解释：“监狱长，你不知道这些犯人要是不管，他和你胡说起来没个完，没有几句是真的，就是为了和你套近乎。”施弢笑了：“是吗，我初来乍到的，还得向你们学习呀！”

汽车在监狱行政区的混凝土马路上继续缓缓地开着，监狱行政区占地近十万平方米，汽车慢跑一圈也得十分八分的。监狱民警的通勤大客车也到了，民警陆续在停车场下车了，顿时监狱广场上充满了生气。

邵俨继续向施弢介绍着监狱的情况：“监狱长，像火娃这样的人在我们监狱里是太多了，你不用为他们惋惜，有些人的犯罪是非常可恨的。前几天，我们家的邻居被盗了，小偷没有偷去什么东西，把豆油给倒了一床，被褥都油了，小偷还拉了一地的大小便。听说有的家庭在早晨上班走后，都留点零钱，不让小偷扑空。你说可恨不可恨，他们和我说：关到你们监狱后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他，该揍的就不要手软。”

施弢笑了：“你听谁说的这些事情，是真的吗？按照犯罪心理学的观点，罪犯在作完案件后，他高度兴奋的生理机能失控，往往出现大小便不能控制，因而在现场有他们的遗留物。你今天说的倒豆油我是第一回听说，是够坏的了，这是心理变态了。”

“实际上到监狱来的有些人不简单，很少有头脑白给的人。”邵俨说着用手指着车窗外正在铲雪的一个老年囚犯，“监狱长，你看那个人，原来是市劳动局的副局长，姓汪，由于受贿十万元被判了十年，劳动局长真正地体会到劳动的滋味了。监狱里的人都管他叫‘华子良’，每天放风时他都要跑上几圈，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对谁都笑呵呵的，和别的囚犯没有什么区别。他过去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现在蹲到了自己政府的监狱，听说他的事也挺冤的，我琢磨他过去也是八面威风，现

在到监狱来看他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了，政府机关的人最不讲究！”

“汪局长，他是不是叫汪道渠？我认识他呀，他怎么关在这里？这个人在市里的威信挺高的，听说是给外县一个劳动局从国家计委要了三百多万盖办公楼，县劳动局为了答谢他，给他送了十万元钱，他退了几次，人家又给送回来了。后来赶上他的一个妹妹患癌症动手术，他就这样把钱收下了，还留了一个欠条。结果是他家里为救他妹妹把几十万搭进去了，他妹妹的命也没有保住，他也进了监狱。你把车停一下，我和他说几句话。”施弢和汪道渠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所熟悉的沅江市的局级领导干部中汪道渠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老实人。

“监狱长，一个犯人你和他说话呀，他的神经都麻木了，都不一定认识你了，现在你和他说话都糊里糊涂的，他的耳朵还聋，不信你就试试。”邵俨不情愿地把车停下了。

车停了，施弢从车里出来直接奔汪道渠走过去，走到跟前以后大声地说：“老汪，你还认识我不？我是市公安局的施弢。”

“你说什么？”汪道渠拄着锹侧过身子，他没有听清。

施弢又大声说了一遍：“我是施弢啊，是公安局的施局长！”

汪道渠嘿嘿地傻笑着：“我不认识你呀！我的记忆力完了，过去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我瞅着你挺面熟的，想不起来了。”

“你还记着不，我们公安局那批工人不都是你帮着办的吗？”施弢指的那批工人是他在公安局工作期间，司机和食堂的人员编制问题，这些人都是多年的临时工人。公安局多次给政府打报告要求增编，当时人事局推到劳动局，劳动局推给了人事局，推了好几年。后来汪道渠说，你们都不敢批我批，我签字。多年遗留的这个问题的就这样解决了，公安局请汪道渠在机关食堂吃了一顿饭就算是答谢了。

汪道渠晃着脑袋：“哦，哦，什么工人不工人的事情我记不得了。你是——”

邵俨也下车过来提醒着：“老汪头，他是我们新来的监狱长施弢，原来是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不记得了？”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市公安局的施局长，你怎么调到监狱这里来了，我还真不知道。”汪道渠舞动了几下铁锹。

“老汪头你净瞎说，全监狱谁不知道新来的施监狱长，看来你真是老糊涂了。”监管的民警训斥了汪道渠一句。

施弢摆摆手，示意民警不要说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老汪，你今年是六十二岁了吧？”